



涌潮

八十年前发生在钱塘江大桥之惊世秘事

海之 著

杭州出版社

· 长篇小说 ·

涌 潮

八十年前发生在钱塘江大桥之惊世秘事

海之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涌潮 / 海之著. — 杭州 : 杭州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565-0210-3

I. ①涌…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8742号

Yong Chao

涌 潮

——八十年前发生在钱塘江大桥之惊世秘事

海之 著

责任编辑	钱登科 陈铭杰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排 版	杭州真凯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507千
印 张	32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0210-3
定 价	56.00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造桥了潮来了

1	路遇“两面人”	003
2	“三堂”会博士	010
3	江空“七彩虹”	019
4	浪里“美人鱼”	028
5	冒出了外国人	040
6	技高一筹	045
7	老夫人观潮点墨	054
8	奠基日冤家相逢	057
9	“五行缺火”	062
10	尔嫉我妒	064
11	女硕士归国助恩人	072
12	闻家堰春江救美人	078
13	话不投机	084
14	滴血定情	089
15	奇怪的数字	096

16	开工不顺.....	104
17	花池里的发现.....	109
18	桀骜不驯的沉箱.....	116
19	七叶一枝花.....	122
20	一物降一物.....	127
21	大妈 小妈.....	135
22	幻觉成真.....	140
23	魔爪张开.....	143
24	事出有因.....	148
25	“梦特娇”的攻势.....	156
26	“事变”枉了小姐情.....	165
27	第一次日机轰炸.....	170
28	夜设暗仓.....	174
29	赶工赶工.....	177
30	“乐极生悲”.....	180

第二部 炸桥了 潮退了

31	少校传令.....	187
32	H计划.....	190
33	桥上的闹剧.....	195
34	以正压邪.....	200
35	诱骗上钩.....	207
36	窃而复失 失而复得.....	211
37	恶拙的绑架.....	215
38	国防部急令.....	227
39	话说魔术师的神力.....	231

40	密探闹笑话	235
41	溺 江	238
42	深洞枪声	244
43	家书催婚	250
44	有意招婿 无心留美	254
45	工棚里的婚礼	259
46	高吟《满江红》	262
47	奇迹般生还	265
48	挥泪斩苍龙	271
49	路漫漫其修远兮	278
50	桂林大轰炸	288
51	技穷千里追图	292
52	黎峨城的战斗	301
53	回龙山遭劫	308
54	痴心“匪首”	316
55	斯巴达克斯力量	324
56	关于瑶寨的信	327
57	山镇闹元宵	340
58	“梁弄”的命令	346
59	大雾中的轰塌声	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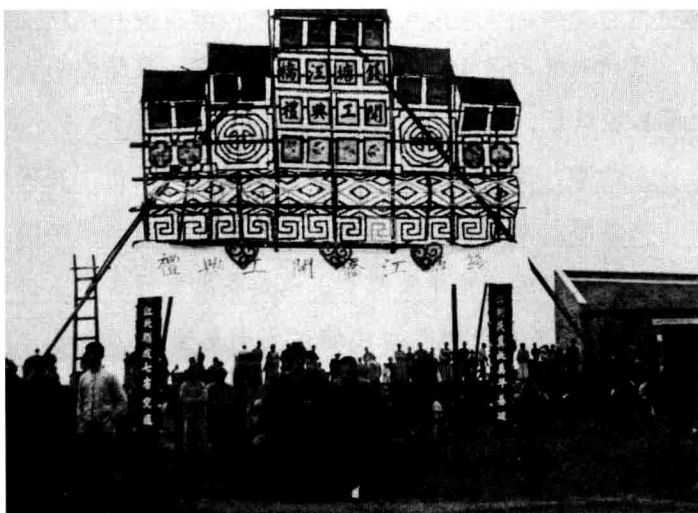
第三部 毁桥了 潮怒了

60	血染桥头堡	359
61	以牙还牙	364
62	登桥还愿	370
63	内战爆发	379

64	深夜来客.....	384
65	金鸡坞劫狱.....	389
66	等你起义.....	400
67	图纸和儿子.....	409
68	城站被捕.....	416
69	疏通无果.....	421
70	寨老智救小仔俩.....	426
71	默契亮身.....	431
72	狱中还图.....	435
73	彩虹化雨.....	441
74	事事相关.....	446
75	釜底抽薪.....	451
76	楼家塔穴地爆炸.....	455
77	乌山芥秘密伏击.....	459
78	钦差巡桥.....	466
79	避重就轻.....	471
80	移梁换柱.....	475
81	逆 变.....	479
82	仇人相见，恨、恨、恨！.....	484
83	举义下钱塘.....	489
84	“吉火”无患.....	492
85	兵贵神速 势如破竹.....	498

第一部

造桥了 潮来了



朋友：

你知道钱塘江吗？你知道钱塘江大桥是何年建造？你可能因钱塘江大潮而知其名，不一定知道有一批造桥人在钱塘江上降“妖”伏“怪”，造桥炸桥，复桥保桥的动人而又悲壮的故事。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跟着老师亲历了这一切。钱塘江水下有“怪”，岸上有“鬼”，我亲眼看到水怪无比凶恶，在江中掀起的狂澜汹涌澎湃，几丈高，水怪到来打桩桩断，砌墩墩塌，架梁梁堕。民间说要用活人祭桩才太平，老师不信，其他人也不信，结果水怪暴怒，驾风掀浪，一口吞了一船人。民间还说，无论造大桥造小桥都要死人，死人就是祭桩，只有祭桩建造的桥才牢固。岸上的“鬼”很阴毒，有时面目狰狞，有时伪装善人。百般捣鬼，阴谋破坏，企图夭折大桥于营造之中，最终被识破画皮，屡次在几近得手之际都被戳穿，因而屡次转危为安。

这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事，国民政府决定在钱塘江上建造大桥，实现蒋总统东南而治，一统江山的经略。浙江省政府推动中国人造中国桥，要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特聘渤海交通工程学院院长，也是我的老师唐荫主持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从此成就了老师和我在钱塘江上大展鸿图，实现“工程救国”、“科学救国”的夙愿，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在大江大河上建造现代化大桥的惊世壮举。

在钱塘江上造桥虽然是惊涛投险，异常艰辛，但我很幸运，有中国当时唯一的桥梁博士，我的老师领军，集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外桥梁专家、工程技术人才。他们爱国、正义、勇敢、聪明，和他们在一起我有胆量，也有智慧。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桥工处有“四大美人”，我和她们亲如兄妹。微妙的是，我与其中两人有了感情纠缠，一个男人被两个女人钟爱，左右逢源，夹在中间非常疲惫。我对最后的选择没有遗憾，虽然我的选择后来既美丽又悲壮，但我还是感到骄傲。

1 路遇“两面人”

南去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在广袤的原野上急驰。

初夏，骤雨初霁，窗外明晃翠绿。包厢里除了江涛和他的老师唐荫，上铺还有一位旅客好像在熟睡。今天，江涛的心情特别好，他的好心情源于老师的好心情。他瞅一下老师，国字脸上写满了笑意。老师挪一下身子，从皮包里抽出一封信函递给江涛，兴奋地说：“江涛，你好好读读，终于梦想要成真了。”江涛接过信函，看是浙江省建设厅长张三朋发来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张厅长的信函：

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一两年后就可以通到南昌。全省公路已达一千五百公里，正向邻省连接。钱塘江一水，将浙省分成东西，铁路、公路无法贯通，不但省内的交通受到限制，而且对全国的国防与经济文化发展也有妨碍。建设厅竭力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拟将此重任寄诸足下，务望即日来杭，急急面商……

读完，他俏皮地又瞅一下老师：“你看这信写得多么急切啊！一个妨碍，一个成熟，好像就等老师您一到，马上就可以动工把大桥造起来了。”他探过身子把信函推近老师，指着信函上的最后两句话：“即日来杭，急急面商。”然后禁不住嘿嘿笑道：“那位张厅长好像等不及了，老师，浙江那个张三朋对你真看重啊！”

唐荫笑笑，说：“他需要我，我也需要他，各有所求吧。”说完，又从皮包里抽出两份信函递给江涛：“你看，这里还有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浙江省公路局局长陈体诚的信呢，也是催我快来杭州。还说机会难得，千万

不可错过！他们都是我当年渤海工学院的同学，都知道我学的是桥梁工程。至于张厅长嘛，还是我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回国后在南京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重逢，谈起中国的桥梁事业，见地完全与我相同，后来又有过两次见面，很投缘。”江涛看得出此时老师异常兴奋，颇有志在必得的豪情。唐荫接着又说：“我本是学造桥的，为国家造桥是我多年的夙愿，可是留美回国后，除了修过江南几座小桥，参加过黄河大桥的修理外，竟无机会直接参加造桥，尤其是造大桥。现在居然有人要我去造桥，而且建造的是钱塘江大桥，怎么不叫我动心呢？这将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啊！我一定要让这座爱国桥卧波钱塘江上！”

唐荫说着说着，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激昂地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闯入我国，锦绣河山被任意践踏，丰富的宝藏任他们掠夺。为了抢掠财富，他们把持着铁路和铁路桥梁的设计、修建特权。在病弱的中国桥梁事业史上，留下了一页页痛心的记录。”他接着——举例：“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造的，郑州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造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造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造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造的，云南河口大桥是法国人造的，广州珠江大桥是美国人建造的。你看看有哪一座现代化大桥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呀？”唐荫托了托鼻梁上的镜架，皱起眉头，慷慨昂扬地说：“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中国几百年，军阀混战才刚刚休战，中国积贫积弱，急需兴实业、修交通，我的志向就是希望通过‘工程救国，科学救国’图强中国。我想用我们学到的知识，为国出力的时候到了！”

突然，列车剧烈地颠簸，发出吱吱嘎嘎的刺耳声，接着哐当一声巨响，列车猛摆一下，停了。旅客们受到惊吓，开始躁动起来，有人喊：“火车翻啦，火车翻啦！快逃命啊！”车厢里乱成一团，大呼小叫，像起塘的鱼儿你撞我挤，争相往车门冲去，有的破窗而跳。江涛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惊恐地看着老师。身边的老师却坐着纹丝不动，只是脸上少了刚才的笑容，变得肃然起来。“江涛，你开窗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江涛打开车窗伸头望去，一个穿制服的人正手持红绿小旗，一边挥舞，一边高喊：“尾车滑轨，尾车滑轨，大家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一会儿车厢扩音器里响起了柔和的女声：“各位旅客，因为车渡路轨故障，尾车滑轨，正在

排除，请大家保持安定。”一遍又一遍播报。旅客们听到列车并无大碍，也都渐渐安静下来。一个女乘务员走过来，抱怨说：“这一个礼拜都滑轨两次了，每次火车上船都让人提心吊胆。”江涛不解，怎么火车还要上船呢？

正狐疑，上铺的旅客漫不经心地坐起来，一边从上铺下来，一边在兜里摸索着眼镜往鼻梁上架，瞅着江涛，好像看出他的疑惑，说：“浦口到了，江对面就是南京下关，火车要轮渡过江，这种变轨故障经常发生，别惊慌。”江涛见他高高的个子，背梳头，年约五十，一身西装，像学者又像官员，瞅着他，叹息道：“唉！要是能在长江上造一座铁路桥该多好啊！”那人用质疑的口吻说：“难道不能吗？我们中国人自己都能造。”接着侃侃而谈：“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有着千万座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桥梁。赵州桥、洛阳桥、广济桥、卢沟桥不都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吗？赵州桥的建造，在石拱桥建造史上比欧洲早九百多年呢。我们是创造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总有一天一定能让现代化大桥飞越中国的大江大河，去打破洋人诬蔑我们不能建造钢铁大桥的谎言，让全世界看看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

江涛和老师愣愣地看着面前这位陌生人，顿感惊疑，他是个什么人？对我国的桥梁如此了解？莫非他也是造桥人？他说的话都是我们要说的话呀！现在江涛怀疑刚才他和老师在车上说的话都被他听到了，原来他根本没有睡熟。没过多久，车厢前后又猛地一摆，很快扩音器里又传出播音员声音：

“故障已经排除，请各位旅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列车就要轮渡了。”听到播报，旅客们发出呼呼的叹息声，车厢里恢复了平静。江涛看到老师还在打量这位陌生人，并带着惊喜的神色问道：“先生，听你说话，对中国桥梁颇有研究啊？”那人也细看一下唐荫，猜测：面前这位矮个子、宽额角、国字脸庞、白皙皮肤、稳健厚道、浓眉深目，透过镜片能放射出智慧的人，一定是受聘去钱塘江造桥的。他不问自报：“本人姓乔，名中定，原本就是学工程的，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过两年学，回国后一直搞工程设计。”他又瞅一眼唐荫问：“先生，你是……”江涛抢先回答：“他是渤海交通工程学院的唐院长——唐荫，是我的恩师，也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江涛崇拜老师，老师是院长，是教授，也是博士，对桥的知识肯定比这位乔中定要渊博，于是将头昂得高高的，骄傲地说：“唐院长可是我们中国唯一的桥梁博士啊！”乔中定一边点头称是一边伸手与唐荫握手，还亲热地说：“我们还是

校友呢，今日相见，幸会幸会。”然后在唐荫对面坐下，又说：“我留学康校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唐荫说：“我比你迟两年，康校毕业后我去了匹兹堡读博。”

“贾柯贝教授想必你认识？”乔中定问，“他是我的导师。”

“啊！贾柯贝。他可是美国工程界著名专家，也是我的导师。”唐荫备感亲切地说，“师兄，今天不会是相见恨晚吧？”

乔中定期望地说：“不！我们的合作也许刚刚开始。”说话间，乔中定拿出两张中华民国设计考核委员会的名刺，分别递给唐荫和江涛各一张。

唐荫敬重地问：“师兄在政府就职？”乔中定点点头，说：“我从美国回来，先后在黄河大桥工程处、铁道部设计院辗转了几年，去年任国民政府设计考核委员，家住杭州，工作在上海。”他托了托镜架接着说：“浙江要造钱塘江桥，早有所闻，这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啊！唐院长，机不可失，祝你成功！”唐荫谦虚地说：“将来对大桥的设计还望乔委员多多指教啊。”乔中定连连说：“共勉、共勉。”说着将目光转移到江涛身上，问：

“这位年轻人，还没有介绍呢。”坐在一旁的江涛，见乔中定与老师谈得投缘、亲热，突然间问起他，像见到邂逅的好友一样，不由自主地伸过双手，紧紧捧住乔中定的手摇起来，连连说：“乔委员，遇到你真是缘分，我是唐院长的助手，确切地讲是唐老师的学生，跟随老师去造大桥，我也可以学以致用了。”唐荫忙介绍：“他叫江涛，是渤海工学院的优秀生，悟性好，很勤奋。”乔中定握着江涛的手一直没松，赞赏说：“年轻、帅气、有热情。高人手下无弱生，大有作为！大有作为！”接着殷切地说：“年轻人要有志气，有志者事竟成嘛。”说完，松开手，突然脸色凝重起来，语气一变，竟不无忧虑地说：“如今，要想‘工程救国’做几件实事并不容易，困难多得很哪！”他皱了皱眉头，叹息一声：“唉，张三朋倒是个热心的人，可是政府里有些人只崇拜洋人，从来看不起国人。我担心政府里的老保守会设置重重障碍，更担心钱塘江桥的设计，三转两转最后还是落到洋人手中。我知道政府没有钱，军费要向洋人借，修铁路、修公路也要向洋人借，借了人家的钱就得看人家的脸。”

初涉世事的江涛并没有搞懂乔中定的话意，天真地问：“没有钱怎么造桥啊？政府的钱呢，到哪里去啦？”

“年轻人，你有所不知，蒋总统正集结一百万军队在江西‘围剿’，军费开支大着呢！打仗都应付不过来，哪有钱搞建设啊？”乔中定说话时一脸愁云。

江涛忽然觉得身子打一个寒颤，像浑身浇了一盆冷水，扫兴地看着唐荫：“老师，这次不会空欢喜吧？”乔中定见他泄气，竟哈哈大笑起来，笑过重又恢复到自信状态，鼓励他：“说到困难，不要泄气。张厅长聘你们去，肯定资金有了着落，也会力推你们设计、建造。不过我估计多半是向洋人借款，就看你们此去设计能不能胜过洋人。这是争得设计、建造大桥的先决条件。”

又泼冷水，又鼓励，弄得江涛好生疑惑，对这位乔委员的真实身份开始怀疑，心想：这位乔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到底干什么的呀？

一个乘警过来，推开门，探身叮嘱：“火车要上岸了，当心颠簸。”唐荫笑笑：“谢谢关照。”此时，江涛注意到那位乔委员见乘警进来一转身拿起小桌上的报纸在看，机警的目光并没有注视报纸，眼神始终窥测走道里走过的每一个人。乘警走后，他起身掩上门，又对江涛说：“我在政府里做事，了解的情况比你多，年轻人，去努力吧！”

看得出，唐荫也认为乔中定不同寻常，一会儿鼓励造桥，一会儿又愁肠满肚，难道他是个“两面人”？

车过南京，已经入夜。车速明显加快，车厢里渐渐静谧下来。只有隔壁包厢里响起重叠的鼾声，此起彼伏，声声长，像似两头卧狮在对决。唐荫、江涛师生俩也渐入梦乡。再次听到汽笛长鸣的时候，火车开始减速，缓缓驶进了上海站。从车窗往外看，虽然夜深，站台上的白炽灯箱还在闪烁，明亮如昼。接站的呼喊声，推车兜售的叫卖声，透过空旷、寂静的站台上空格外清晰、悠长。乔中定起身披上风衣，从行李架上取下手提箱，说：“我下车了，后会有期。”伸手与唐荫和江涛一一握手，随下车的旅客一同走向车门，跨上站台，消失在出站的人群中。

乔中定下车后，江涛用疑惑的目光一直盯着窗外，他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佩服这位师长对桥梁如此热心，思路清晰，言语持重，但又觉得不可思议，像官员又不像官员，便疑惑地问老师：“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呀？”唐荫思忖片刻，说：“听他的讲话说得不错，也许是个‘左翼’文化人吧。别

多疑，别多疑，我们是浙江省请来的，听张厅长安排。”

火车抵达杭州的时间是第二天中午，建设厅派来接站的是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一见面就自我介绍：“我姓张，叫张媛，今后就叫我小张或者叫媛媛，张厅长是我爸。从今天起，我就是建设厅与桥工处的联络秘书了，今后与建设厅的一切事务就有我来联络。”说话时一对秋水般的大眼睛一直盯着江涛瞅，见他肩膀宽阔，肌肉发达，身高脸方，宽额高鼻，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穿一身藏青色西装，帅气。唐荫尊重她说：“今后就多劳张秘书啰。”可是这位张小姐根本没去理会唐荫的回话，而是朝江涛咯咯一笑，冲着他问：“这位帅哥是……”唐荫马上介绍：“喔，是我的助手，江涛。”张媛笑盈盈地走前一步大方地伸手要与江涛握手，边说：“有幸见到江先生是我张媛的缘分。”江涛局促地迟了半拍才伸出手与她轻轻接触了一下。张媛的一眸一笑一伸手，美丽动人，举止优雅。江涛的心无端地怦怦加快跳动。他不敢靠近她，可她偏偏挨着他问这问那：“江大哥府上哪里？喜欢杭州吗？家里有些什么人？”江涛明显觉得神思分离，告诉她：“跟老师来造桥历练呗。”张媛见他答非所问，嘻嘻一笑，道：“大哥真谦虚。”唐荫在一边也看出江涛言不着意，故意支开话题问张媛：“张小姐，我们现在去哪里？是建设厅还是去旅馆？”张媛回答：“先去西泠饭店住下，明天到我家见我爸。”唐荫跟张小姐一前一后往停在车站广场上的轿车走去。江涛提着沉重的行李箱在后紧紧跟上，偷眼又看了一下走在前面的张媛，曼妙的身材，圆润的臀部，穿一身红裙，走路的姿态十分优雅，双臂绕身摆动，裙摆像水波一样在两条修长的腿间轻柔曼舞。他从内心赞叹她的优雅和美丽，不亏是高官贵族家出来的小姐，教养有素。就这一刻，江涛的心中涌动着一股说不出的情愫，好像似曾相识，又好像早有渊源。可是没过多久，觉得自己错了。上车后，开出城站广场，汽车正向清泰路拐弯，迎面来了一队打着横幅标语，举着黄色蓝色小旗的学生游行队伍，长长的队伍好几百人，塞满了本来不宽的街道。江涛的目光从司机和张媛之间的空隙穿过，再透过挡风玻璃看到走在队伍先头的是一个女学生，蓝裙白衬衫，大眼睛，U形脸，高挑丰满。她不时地举手高呼：“坚决抗日，抵制日货！还我山河，不做亡国奴！”队伍里几百人跟着呼喊，喊声震耳。坐在前面的张媛脸一绷，不屑地哼了一声：“一帮白痴，喊喊口号，举举小旗，能把日本人从东三省赶走

吗？”此时，汽车被游行队伍挡住，已经无法通过，张媛狠声说：“调头，绕道！”司机立即调转车头绕道行驶。这时候，江涛心里纳闷起来，学生游行是爱国行动，你张媛怎么可以骂人家白痴呢？白痴是什么？白痴就是疯子，就是神经病。这种骂法是非常狠毒的。在渤海工学院我也参加过游行，也呼过口号，还到天津日本领事馆去示威。难道我也是白痴？是疯子？侧目鄙了她一眼，这样优雅的女孩，刚才的举手投足还像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怎么转眼间就变了，变得如此恶毒、尖厉、没有涵养呢？看来我刚才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很快，江涛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重新理解了“优雅”这个词，他想起来了，有一位文人描述过，优雅其实是身体天生的柔美与举止动作的矜持的结合。可是张媛她不完全像矜持，骨子里还生长着官家小姐的高傲，只不过这种高傲有时会被她的美丽和矜持所掩饰。难怪，有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女。厅长肯定反对游行，她当然也反对游行，很自然。很快，江涛自己安慰起自己，别少见多怪，今后还要跟这位大小姐共事呢。也就从这一面起，张媛在江涛眼中定格为美丽与高傲重叠的画面，欣赏与鄙夷交错出现。

入住西泠饭店后，张媛特意到房间来看江涛，笑吟吟的，满脸阳光，一双湿漉漉的大眼，太慑人，江涛不敢正面看她。张媛说：“江哥，明天早晨八点还是我来接你们。”转身的时候又朝江涛咯咯一笑，她的笑声让江涛有点麻醉，他点点头，目送她袅袅地走出大门。

张媛走后，江涛暗暗好笑，见面不到一个时辰，对自己的称谓却变了三变：从车站上的“江先生”到广场只百米远就变成了“江大哥”，现在把大字也略掉了，竟然亲热地喊起“江哥”来了，不可思议，猜不透这女子是出于尊重还是另有心思。

张媛与江涛短暂接触，语气、神色、举足都被唐荫看在眼里，他掠过一丝微笑讽喻道：“江涛啊，这位张小姐怕是对你有好感哩。”江涛苦笑笑，回答老师：“其他都好，就是骂人不好。”老师关照他：“官家小姐，别招惹她就是了。”

2 “三堂”会博士

第二天早上九点，张媛按时将唐荫和江涛接到她家。张三朋选择在家约见是因为前两天偶得风寒，小疾在身，不便出行。

张公馆是一幢青灰色二层小楼，有前院后园，背靠高耸入云的南屏峰，门前是车水马龙的南山路，穿过南山路是杭州西湖闻名的柳浪闻莺公园，坐落于西湖风景区，可谓是闹中取静，环境十分幽雅。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涛想张厅长生活在这天堂里完全是权势和地位的象征。下车后在院门口，张媛把唐荫和江涛拉到一边，悄声说：“我爸让我告诉你们，今天会见的人很多，有政府部门的官员，也有权威专家，这些人思想保守得很，很多人媚外。特别是日本人、美国人，想垄断大桥设计。我爸说，不管他们提什么问题，能回答的就回答，不能回答的就敷衍过去，最后说了算数的还是我爸。”师生俩点点头表示明白。唐荫心想，看来今天不单是见面，还将迎接一场考试。张媛领着走进公馆，宽敞豪华的客厅里，一圈沙发上已经大半坐满了人，看上去一个个正襟危坐，都穿着端庄的中山装或是西服，见唐荫和江涛进来一齐起立，笑脸相迎。这一瞬间江涛注意到有两个人与众不同。一个坐在首席位置上，身材魁伟，半头秃发，一身中山装，膝上盖一条草绿色军毯，微微欠了欠身，语气和蔼地说：“我们的唐博士来了，请坐，请坐。”听声音明显带有感冒后的鼻腔嗡音，不用猜测，他就是厅长张三朋。还有一位坐在他左侧第四个位置上，瘦长个儿，小头尖嘴，西装革履，皮鞋锃亮，隔着两步就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像驴尿的骚味，很熏人，人家都起立相迎，就他没有起身。于是多看了他一眼，神情很是傲慢，眼里放射出一种邪气，而且惊奇地发现他满脸是麻点。江涛还注意到张媛瞥他一眼，